

越縵堂日記

第四十一冊

荀學齋日記戊集下



光緒九年癸未九月戊寅朔晴

春冰昭元年晉荀吳率師敗狄于大

原公羊傳云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何氏解詁云
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皆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者以中國
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穀珠俗也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邑人名從主
人若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
大鹵說從中國名從主人又穀梁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傳
云吳謂善伊謂稻緩驍從中國名從主人范氏集解云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
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人名當從其本俗言又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
泉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又公羊桓二年敗郕于宋傳

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部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穀梁云部鼎者部之所為也曰
宋取之宋也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部大鼎也慈銘案
公穀於此妻穀傳者父子所受夫子之教言正名之學也地物從中國者如東
曰夷西曰羌南曰蠻北曰狄其字皆有義此中國名之非彼所自名也肅慎之矢
越裳之雉以及周書王會解所意義渠之駿渠寔之矢規規之麟西申之鳳其
矢也雉也駿也犬也麟也鳳也亦皆從中國之名非彼所自名也此地物從中國也
邑人名從主人者如東則曰朝鮮曰樂浪曰穢狁曰辰韓西則曰林氏亦曰夫林亦
曰於陵曰渠搜即渠寔曰康曰僂南則曰歐曰僂僂曰於人曰自深曰旁春此
則曰勾奴曰獬狁亦曰獬狁曰肅慎亦曰稷慎亦曰稷慎惠其名皆無義從其國自名名
之其音或轉而無定故楚之封本曰荊書曰荊州詩曰蠻荆曰荊舒此中國之所

名也楚則其所自名也後即從而侮之雅之而曰吳也於越也皆其所自名也其
後能以名自通於上國則止曰吳曰越公羊定五年傳云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
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此邑名之從主人也人名則如今之富盧也長秋之滿如也致之
支也即言之渠丘也聲比也康輿也吳之壽夢諸樊餘祭等也越之句踐也邇邠也
龜與也其名皆無義皆其所自名也此邑人名從主人也鮮虞者其國名也白狄者
中國號之也中山者因其地形名之也曖瞞者其國名也長秋者中國號之也能以其名
通於中國則楚之吳之越之不能以其名通於中國則狄之而已不侮其國名也壽夢
一名桑諸樊一名謁閭閭一名光此以其名之通於中國者也然春秋於壽夢不書吳
子桑者吳未能以其名通中國也於閭閭書吳子光者能以其名通於中國故進之也至
春秋句吳曰降吳改其單于名皆一字此并之惡也魏太武改柔然曰蠕蠕宋齊

梁傳魏為索虜魏傳宋齊梁為島夷此當日諸國君臣之妄也皆不知春秋之義
者也金太祖太宗及諸王皆別一名以同諸華此金之連變舊俗改其稱易其示
遠南宋於金始君事之後父事之伯叔父事之而境內之文則際序為虜其光於
遠也亦早為兄弟之國是遠於宋如楚吳越之在通上國宋金於宋始則如共主
後則如盟主矣而宋人紀載皆虜之是妄而無恥皆不知春秋之義者也皆夫
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也烏虜今之與西洋交也其物皆從中國號之宋其
地則不從中國不從主人而際曰各國也記載文移諱莫如深不敢稱其國名而舉
首一字以名之紀載則曰某國文移則曰大某是豈春秋之所及對者哉至春秋昭
元年之文左氏經作大鹵傳作大原大鹵者今甘肅之國原直隸州舊為平涼府漢
志之安定郡鹵縣也

此當從宋史綱目過庭錄之說
鍾氏文燕穀梁補注故之非

本狄地則邑名當從主人作大鹵

矣地者據其大言之如曰夷曰狄是也色者據其小言之各國有方言即以名其色如今之土名中國亦有方言故色名地名多不可解非止曰夷也凡如越之御兒樵李皆方言也即諸暨餘暨餘姚上虞亦方言也後來地志傳以文義傳會之後人之陋也會稽為揚州之山鎮地之大名也故有文義所可解謂從從中國也左氏春秋經古文也故作大國後之經師以地形知之讀曰太原三傳皆同而公穀經亦作太原此公穀非親受於孔門其經至漢始著竹帛皆今文國不如左氏之顯證也至善稻吳地也善與伊稻與緩皆聲之相轉善稻伊緩皆方言吳之所自名無義可釋急言之則曰善稻緩言之則曰伊緩譯音無定字亦所謂色名從主人非中國謂之善稻吳謂之伊緩也賁泉若魯地也狄人謂之夷台米台當從楊疏作天貽說氏左穀謂讀賁為矢猶今俗語謂糞為矢矢貽狀

語之貨泉也至都大鼎則史之常文其鼎本部所作而取之宋則曰取都大鼎
于宋此古今通語本無經指也二傳曲求經文無理而發難自取糾纏如石
五六鵠之比遂示以孔子名從主人物從中國之言傳之於是有所謂中國指魯言
者有謂主人指後所屬者異說滋紛皆二傳瑣屑之病而以都大鼎及大原兩傳
觀之則穀梁明見公羊之文而從之劉遵父謂穀梁在公羊之後者是也

鬻頭 得光甫書 下午詣奕球不值詣傅節子晤談光甫邀至三慶園

觀劇院邀飲聚寶堂招霞芬夜二更後歸

奕球來

付車錢八十
霞車四十

是日

買菊花廿二盆直八十

邸鈔

詹事府少詹事錢桂森為詹事

以內閣侍讀學士宗室志元為通政

司副使

初二日己卯晴

得沈子培書并用山谷次龜廖贈荅韻詩一首即

復

作書致爽琳得復

閱畢通鑑

楊雪漁來

爽琳來夜

談

付顧升庸直子午

初三日庚辰晴

閱畢通鑑

蔡松甫來

作書致爽琳約重九日始

崇毅寺同戲孺初也遣人至寺定坐

楊定勇來

孺初來夜談言定

於初八日行余堅留三過重九

印總局送來前月公費銀七兩八錢

得

爽琳書即復

初四日辛巳晨露已晴午後間霽即晴

陳伯平來

為孺初書

國扇二

朱蓉生來

比日讀書頗交雜段昨管閱畢氏續通鑑南

宋高宗紀以來筆圖識之莫漸治心之勞而為人事所擾不能終卷今日遂
輟夜讀淮南子 作者致傅節子 作序致潘伯循

初五日至午晴暖日中如夏聞寒暑未到暑度十分 得沈子培書

并贈隨行軍長史劉珍墓志拓本即復謝 讀淮南子 十午詣臨初

還皆年所借三子金贈以內城段粹一雙仙居米一（一）羹黃菊花一羹杏仁露

東各一匪臨初固不收金且言行資甚裕此其苦心知我貧也余力卻還之

而出書至邀至廣德樓觀劇晚復邀同敦夫介唐書王光甫飲聚寶堂

招霞芬夜二更後歸

付債屋銀六兩車錢七十前日車錢五十
買康樂堂昇龍盤一盤七十

初六日至未晨霽已晴暖如昨 得節子書以所得明拓石鼓文及

近年所收金石拓本屬題 得伯循復 作者致節子 作者致傅

初 作書致爽殊伯循 今日書室內外襍粘牆字俱訖哺後小理書

籍位置几案 得姓芳致芳瑩保定書 夜得爽殊書并近詩數首

即復 得伯循復 續韓詩外傳 夜初更有電自北旋需二更雷漸

動三更大雷雷雨作四更辟歷妻震五更稍止

付紙凍正殘四十六年壬子日又付三千付重復單江埽後三千八百

部鈔戶部郎中恒齡授四川重慶府知府

夏毓秀補四川松

潘鎮總兵

本任重慶府丁鶴年本任松潘鎮李培榮俱丁憂培榮穿孝百日仍署四川提督

初七日甲申霖雨雹已晴余相間午晴哺復霽伯晚淫 作書致終

殷璠乞其新刻萬善花室文集洪功懷 符孫 齊雲山人文集蔣星沐光照

東湖叢記三種得復并書 作書致朱荅生為廿一日崇致寺公賤楊雪漁

也 鬢頭 陳雲舫侍御迓后椿樹頭條胡衡邀同獵初鐵看右臣爽殊

貴雲舫夜飲留晚赴之夜三更歸

送潘孺初歸序至三鼓後訖行

錄稿在此

送潘孺初歸文昌序

夫紫絲於堂則絃絕於室。曜轉於宇則九鳴於銅。是以有識均形。含生共氣。橫目雖一。而明者獨殊。吹萬不同。而巧者見異。然則求合景於圓。兩覓叶律於伶倫。自古為難。非天能定。而況習世。追於保國。秦疏越於巴渝。乃能觀影。知殊。聆聲。悲契。則澄色相向。甯足喻其情。親麗駢依。行非能方。斯交密而過。襟忽告。驟性在門。元實動於哀絃。疾雷催其徂。鼓夢。農寥野約。盡於百年。冥窮窮途。別將以萬里。此則蕭蕭落木。鴻雁為之悲鳴。沈沈夕陽。風塵以之黯色。瓊海若友。存之潘子。與茲銘交十餘年矣。潘子家文昌。幼孤寒。兩節母撫之以玉。茲

筆之畫依仿續於一燈枯舟之詩碎束脩於十指而重視之生善病敬通之儼
不諧一稔未青兩髦已脫五父有問哀感於路人孤兒之行酸編於樂府洎咸
豐辛亥登鄉書以丙辰官農部顏所好不偶於三朝巨衡財科信差於六試
不夷不惠為拙為工塞翁無馬何占於吉玉惡公有山不忘乎春函守廿年之調
縱一弦之東歌白髮有期滄海將盡遂以今年癸未九月促裝南還弱絮一舟
陳編三匝赤腳之婢病魑曾而傷從長鬢之僕畏蘭足而辭去布衣在襪
凌雜於雨風疲贏不綱蹇局於泥潦落魄高陽之侶挾斯桑戶之徒裹飯
相邀挈尊為祖蒞門秉柳向征車而不黃碣石早霜迎駛颿而光白橫流三
輔載道監門之圖傳烽五羊滔天羯夷之寇歸無一掾之託贏無千里之糧
極行旅之蕭條簡生人之艱苦臨歧珍重揮手淒迷然而禽鳥有知以歸為

樂山川無限得故而安故雖縱橫九州揮斥極考其魂夢多在釣濤而或廷尉山頭徒勞瞻望玉關都護絕意生還況乎際百六之期遣中衰之會兵刃之鬼信於脯間溝轉之瘡鏢於上著今吾子系朝籍觀中興受六品之官不祿而能活過下壽之歲不杜而能行添丁兩男傳經一女免柴鄉里待樊英之歸來擁桴江湖有清娛之婉孌則此歸也江楓初赤山橋將黃父共扶迎兒童笑問沙頭白則黎人聚觀市尾肆行則張娘指點問州校之舊友或有若符見科舉之題名驚傳陽五牆頭過候荔碧蕉丹社集開筵樓鞦韆帽漁樵間席半屬孫行難大知家依燕里巷歧中折角見者以為朝儀洛詠燕說後生錄為掌故松楸展北疑夢裏之群游桑竹成林記兒時之手插話昆明之劫若沈猶零尋楊僕之樓青山無恙桃林秋翠選試鳴笳梅雪冬霏增

鮮鶴鬚田園之樂補鐘鼎於穎箕純著之年極神明於彭吳至於離別之
感朋友之情又有說焉君漸稀齡我將耆齒蘭膏共保可期禽尚之游太虛
為鄰豈隔元真之處即或成心看離白傳當龍冥漠合聖將寤乎倚杵雲風
連駕更捷於搏沙而何恨於君在珠崖我棲會稽乎是則五色雖明有時而
晦千縷雖密歷久而疏惟此性真泯然終古道我而囑知子之來深護波濤
厚衛既食有風而至即空谷之足音一字相語勝屋梁之顏色

初八日酉晴

得朱蔡生書并前日所上陳越南事宜疏稿自法吏去冬與

越南構釁以劉永福殺其統帥李威利為名而陽致我書詢越南屬我始末詳
大臣及總理衙門皆依違其詞不敢直言於是夷逆訟言越南非中國屬先是南
圻不鄰越南膏腴也夷久踞之遂連河內南定海陽三郡永福拒之夷以兵繼永福

而偏師襲其東京克之皆越南王新頒其詞孫辱甚吏逆安快條款會以更立
王設夷官誅永福等事 廷臣交上疏爭之粵督張樹聲亦疏請罷戰漢撫

唐炯廣西布政使徐延旭保率師駐越南境主戰尤力翰林編檢譚年少喜博
言事名亦頗皮傅影嚮之說勦襲故紙之語多忤疏乞掌院代奏恭生今
陳不能不戰之勢四必當急戰之機三制敵之策五言多近理合平事曾而示多
人所已言且前後顧瞻畏首畏尾又其文章素弱故辭太多近於囁嚅自洋
務交涉以來人以上書為捷徑庶幾往來驟致責要去年浙人某編修以條
陳洋務遂得甘肅學政蹕田之戒今李有嫌出位之恩尸祝所慎君子處此嘿
焉而已其圖進取策云法以水師雄海外今據河內陷南定龍海陽以拒劉永福
其安邦神符兩海口防守必堅以我所短攻彼所長非計也僅欲畫洮江而守則

左右南三所拱手而授之法北所不六省府者亦不及事河內去鎮南關僅四百里而
遂彼以保護東京為名召舟師據險要邊患將自此始為今之計惟飭滇撫
臣桑祜高漳落之時必兆江以拊其背飭徐延旭循富良江直趨東京而繳劉永
福進取海陽南定興安三郡以為屏蔽三郡既得駐之重兵進可以撼南圻退可
以扼越海庶為一勞永逸瓊州距西貢輪船兩日可達西距神符海口尤近或時
出奇兵擾其後路要不必與之角勝也其言殊謬 朝廷之憚用兵正以夷德之

故今請決戰而輕陳敵之不可勝則何以戰為既云不可以我雖攻彼長則所籌三
路出師者皆我長攻彼短乎即得三郡敵所必爭用兵方始安得云一勞永逸乎神
府防守既堅瓊州偏師擾之何益而又云不必與之角勝我既挑之安能禁彼之不
角乎此其左言矛盾進退無據書生之見徒為有識所笑而已 作書致毅夫

得復 同邑陳麗莊如金來以廣西百色直隸廳同知奉滿卓奏引見入

都廿年前舊識也 族孫阿榮來見予以錢五千 庚午同年唐遠舉

來見貴州人以丙子進士主事改官新選四川榮縣知縣 稿初來 作

書致楊雪漁約廿一日以機索致寄 為稿初書摺扇 鐵香來 夾冰

來 得節子書行送丙子壽儀即卻還之 得雪漁復 夜詣聚

寶堂偕介唐毅夫為蔡松甫洗塵也邀書王光甫作陪招霞芬食魚翅

蟹羹甚佳二爰歸 付車錢四十霞車四十

初九日丙戌子正一刻三分寒露九月節晴暖如春 買菊花三十一盆頗

有佳種付直十三千 午詣索致寄偕爽沐治具機稿初邀米荅生黃

仲發梁星海沈子培子封作陪諸君皆已至午後登藏經閣有 溫惠皇